

## 新作品

杨峰  
摄影

2016年12月4日 星期日

第13期(总第136期)

5



## 生活的过去进行时

□孔 见

一棵树长大了,就有许多可以拣拾的落叶;人在地面上活久了,就有许多可以回味的往事。无论什么时候,正在经历的总是比经历过的要少,失去了的永远比得到的要多,只有不计量的心,不增也不减。然而,人心通常都是有计量的,对于那些被时间无情地遗弃和埋没的事物,人们并不会轻易撒手,总是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挖掘出来,重新加以修改装订,像著作者把一本绝版多年的书改头换面加以再版一样。因为当下进行的生活,说什么也显得单薄和寻常,而过去看似寻常、单薄的生活,经过若干年风雨浸泡之后再来追忆,就有了股说不出的劲儿,仿佛是腌在老坛子里的白菜,甜酸苦辣什么味道都有。这就应了某个人说过的话,一种东西的价值,只有在你丧失之后才能显示出来。爱情是什么滋味,恐怕只有失恋者最清楚。在回忆的舌尖上,苦涩的果子会变得甜蜜,甜蜜的果子也会变得苦涩。回忆是一种神秘的溶液,总是改变着事物的性质。

和别人一样,我也曾经年轻过,那时候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期待。期待中的事情最折磨人的是它的不确定性,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的焦灼和躁动。期待中的事物就像著名的戈多,他或者来或者不来,或者明天就到,或者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往事决然不同,它早就抵达,并且永远停靠在那里,等待着有人来访问。就像花荫下的一壶酽酽的酒,等待着一个饮者,等待着千古风流的李白。而其中蕴藏着的不可挽回的、淡淡的甚至是

浓浓的伤感情调,是这壶酒吸引人的魅力所在。当然,还有揪心裂肺的缅怀,以及回忆本身所携带的梦幻般的静谧与缥缈。实际上,回忆是人类最普遍的心灵活动之一,它是经验的载体,也是想象力的源头。不论是在城市小巷的尽头,还是在乡村破旧的老屋里,都有人翻开尘封的箱子,追忆着、怀想着那些消失了的物事,消失的时光。回忆使夜晚变得更加深邃,更加繁忙,更加漫长,更加扑朔迷离,像一条暗道,通往从前的日子。不过,很多时候回忆只是一种秘密的行为、一种隐私,一个人是看不见另一个人回忆中的影像的,这就是回忆需要诉说和倾听的原因。当你静静地听完一个人的回忆之后,就会觉得时间并没有消逝,它只是躲藏了起来,折叠在人们幽暗的心里。在那里,时间像一段反复演奏着的小提琴协奏曲,一场永不停歇的歌剧,催人泪下,使人彻夜不眠。已经丧失的一切,珍贵的和不珍贵的东西,都可以在记忆里如数找回,而且找回时比原先更加完好。记忆中的黄叶总是比绿叶还要鲜艳。因为有了记忆,时间成了最大的收藏家,时间不再是一穷二白,不再是空空荡荡。

我的童年没有多少可以回首的往事,于是就成了祖母倾注的容器。作为一个出生于1893年的中国女人,祖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,拥有太多难以忘怀的事物。她是否也有过欢乐的瞬间?我真的不得而知,因为在老人的回忆中,留下清晰印记

的都是些悲凄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压根就没有结束,它们还在发生着,以祖母的良心为现场。欢乐无影无踪,就像柳絮,经不起遗忘的西风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诗人的篇章:米拉河桥下流水滔滔,欢乐已经过去,痛苦却长留在心头……有时候走在路上,看到街边低垂着头的老人,我便寻思他们和祖母一样,有着一道伤心的闸门,而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打开它。我曾经质疑回忆的意义。对于这些可怜的老人,回忆除了宣泄心中抑郁的情绪之外,并不能够改变衰老的现状和死亡结局。在头绪纷乱的记忆中,也许有一些闪光的珠子,可越是闪光的东西,就留下越深的落寞。至于那

害者,谁都有说不出的苦衷,谁都是无辜的羔羊。也许是因为缺少了忏悔和祷告,也许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解脱和推卸,饶恕变得十分困难,饶恕被理解为一种姑息和怂恿。亚洲人的责任意识真的是有待启蒙。

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储藏在浩繁的卷帙中,而是刻录在人们揪心的回忆里。但回忆需要一个耐心而热切的倾听者,蔡葩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对宏大历史叙事遮蔽下的个人命运的关怀,使她走上了与时间相逆的旅程。她以超出常人的热情,带着录音机和笔记本,出入海口市的老街区和琼海、文昌、三亚、乐东、儋州等地的偏僻乡村,深入深巷老宅,遍访耆老遗民,抢救业已模糊的记忆,与遗忘做斗争,借助活口和泛黄发花的相片,借助自己的悟性和想象力,重现海南岛上旧日的阳光和椰子树下迷离的阴影,让我们看到那些统计数字和全称判断背后的真相,看到一种更具人性的历史,特别是男权社会的变迁中女性家族的命运。在《有多少优雅可以重来》的写作中,蔡葩女士投入了巨大的个人热情,几乎让作古的人开口说话,特别是涉及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,她的手和那些受害者紧紧地握在一起,愤慨之情难以掩饰。她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舒展。在她的笔下,良知成为审判历史的惟一法官,逃避责任的人最终都得不到灵魂的安宁。看了她的书,让我想到自己遗忘的沉重的记忆,遗忘是一种怎样的罪过啊!

生活是怎么回事,取决于由怎样的心态来接受;往事到底是什么样子,取决于让什么人来回忆。同一件往事可以有许多种可能的回忆,蔡葩女士的著作不可能是海南岛诸多往事的惟一版本,但她身上所携带的激扬的道义情怀和对美好事物的眷恋,赋予了这份记录感人肺腑的力量,也加深了我作为一个亚洲男人的罪孽感。但愿,通过反省、忏悔和宽恕,我们能够达到遗忘、进入禅宗开示的境界。为了干预今天的生活,我们不能轻易遗忘过去。然而,往事是无穷无尽的,回忆也没有止境,生活本真的时态应该是正在进行时,人总不能沉湎于幽思和懊悔的水流中,而应该谅解命运。我希望作家对往事的追怀,和鲁迅先生对刘和珍君的纪念一样,指向忘却和虚无。法国人普鲁斯特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于逝水之中,终生都不能自拔。这既成就了他的文学,也淹溺了他生命的气息。生活的创作需要有来人存盘,但是,正如博尔赫斯所说,记忆会把人压垮。

岁月悠悠,生命匆忙。回忆与向往所能寄托的,也只是心中的一念,一旦向往者不再向往,未来就一片空白;一旦回忆者不再回忆,往事就不复存在。



在乡下,好像每一个村口,都种着一株槐树。而且那槐树一定是老态龙钟,历经了很多年月,见证过一个又一个村人的离去与死亡。于是那见多了颠沛流离却长生不老的槐树,便成了精,鬼魅地站在村口,迎生送死,不弃不离,让离开故土、多年后归乡的人,忽然间有时光倒流的幻觉。

村里人都说不清那株古老槐树的过往,只是习惯了它提供的阴凉和香气,习惯了小孩子在它的身上爬来爬去,招惹蜜蜂或者藏匿玩具。群鸟飞来,洒落一地白色的粪便。风是轻的,雨是细的,好像世间的喧哗,都被这一株古槐,给挡在了村外。村人并不去思考古槐与外面世界的关系,他们只是日复一日地活着,像一株草或者一棵庄稼,站在风里,脚踏着泥土,不思慕遥远的不可触及的生活。所

以,他们也从未真正地关心过这一株古槐。况且,村子里那么多槐树,野生的,家养的,一棵一棵,都没有年龄,说不出来处,至于这最古老的一棵,谁又会想起呢?也只有从远方归来的人,看到它一如既往地站在村口,才会忽然间心里觉得柔软,好像有一只手,在那里轻轻拨动了一下,于是过去所有美好的时光,都溪水一样漫溢过来。

《本草纲目》里说,槐树全身都是宝。但在乡下,大家除了春天里吃槐花,就只对槐树的嫩枝感兴趣了。槐枝似乎只有在冬天才会派上用场。腊月里外面飘着漫天大雪,母亲去灶间将春天晒干的槐枝取出一把来,洗洗放到铁锅里,再倒入一些水,加入红糖、豆腐和剥好壳的熟鸡蛋,放炉子上小火慢慢地熬,一直熬到那豆腐浸入了红糖和槐枝的味道,鸡蛋也热气腾腾的,松软可口,满屋子都缭绕着让人心满意足的家庭的味道,窗玻璃上氤氲着蒸气,我用手指在上面画画,先画一个狐媚的笑脸,再画一株奇怪形状的古槐,还有雪花,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。而等我喝完一碗热烫的槐枝豆腐汤,再抬头看那画,早已诡异地消失掉了。

我用脏得黑亮的棉袄袖子擦那玻璃,看窗外黑黢黢的夜空,看着看着,我便惊叫起来:娘!娘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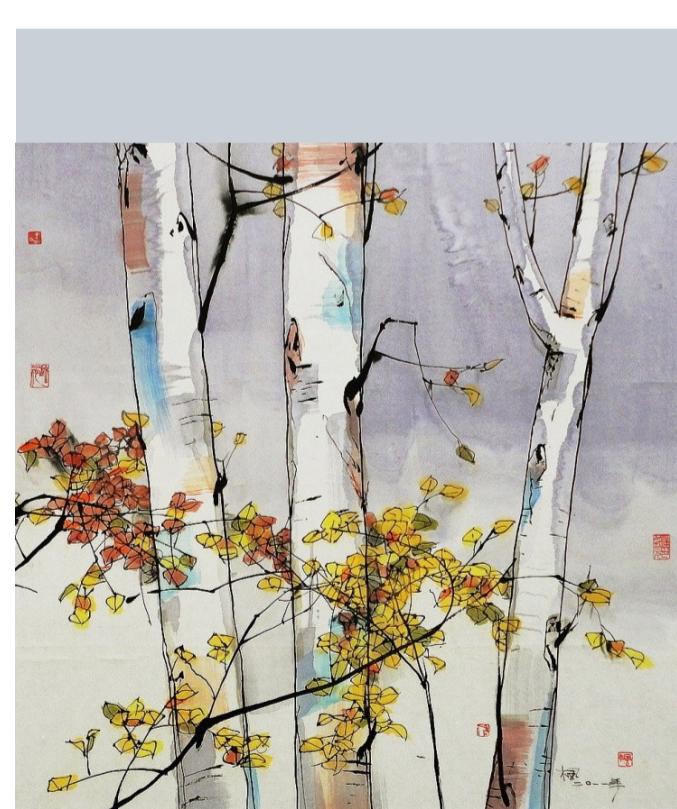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正一边翻着炉火,一边吃着红糖鸡蛋,听见我的叫声,头也不回地问我:大晚上的,喊什么呢?

娘,快看,下雪啦!"我继续叫。

母亲怔了一下,放下碗筷,打开房门,果然,清冷的院子里,已经覆了薄薄的一层雪。而无边的夜空中,正有纷纷扬扬的雪花,以不可阻挡的气势,一刻不停地落下,下落……

"今冬的麦子有福了。"母亲自言自语地说。

我在门口灌进来的风里,打了一个喷嚏。一定是今晚我们熬的槐枝红糖水和我在玻璃上画下的古槐,带来了这一场静寂的雪。我想。



汪钰元彩墨作品《白桦》



## 小黄马

听完哈扎布唱的《小黄马》,思绪还在往前跑。汉族人说余音绕梁,此音约为古琴或昆曲,旋律音韵团在屋子里,环环缠绕。《小黄马》不绕梁,它被哈扎布送到广阔无边的草原上。听歌的人跟着小黄马回不来了。小黄马一边吃草一边走,伫立在远处,如茫茫中一座低矮的塑像。《小黄马》把听歌人的思绪带到它吃草的那个地方。马低头吃草,鬃发流泻而下,覆盖在烟叶色的宽大修长的颈子上。它的马蹄淹没在尖尖的草里,身上血管凸起的筋肉弹动。如果马尾不摇,恰如一幅剪影,那么安静地置放在草原上,仿佛变成了一棵树。吃不完的草在它脚下铺到天边,天边的云脚和草地模糊一片,草随地势起伏变成浅绿、深绿甚至碧白色,黑鹰俯冲下来捉自己的影子。

哈扎布用他的长调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。他还说小黄马蹄子旁边有花瓣弯曲的蓝色马兰花。河流簇拥着云的倒影远游,被潮流而上的野鸭子冲散。这些画面只是哈扎布歌声中的一部分。往东看有这样的场景,往西看还有另外的场景。哈扎布的《小黄马》是一个观光隧道,我们坐在他唱歌的木轮勒勒车里看见了夏季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风景,东乌珠穆沁和西乌珠穆沁尽收眼底。

哈扎布的歌声停止了,人的思绪还在草原上漫游。如同那匹边吃草边走的小黄马,它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。哈扎布的歌声停下来时,我常常想,此刻哈扎布在那头干吗呢?他也许在录音棚里擦汗,喝一口水,他脚踩着厚厚的羊毛地毯,面前是一支立式麦克风,对面玻璃窗里坐着戴耳机的录音师。他的歌声停止了,听他歌唱的全体人员不知所措。我在美好的歌声停止之际也会不知所措,不知接下来该怎样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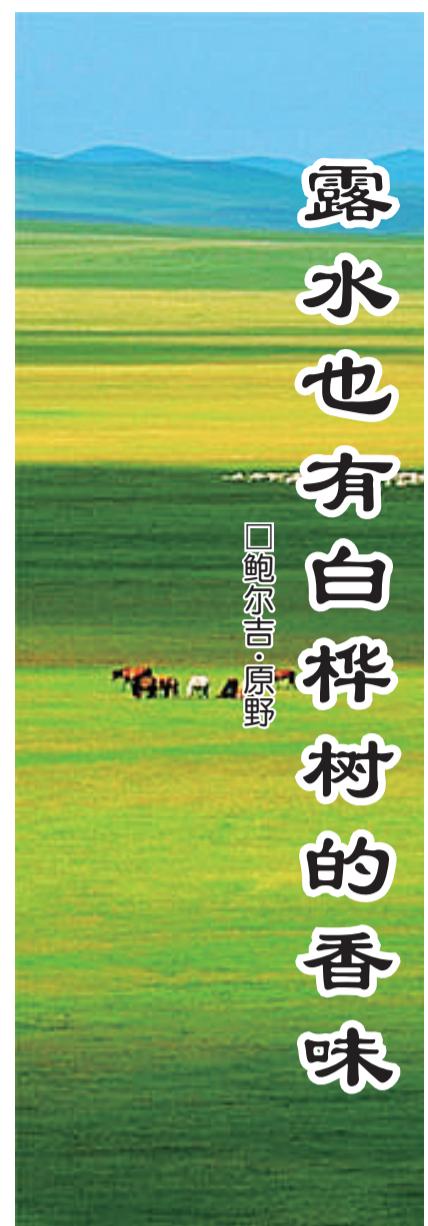
更多时候,我觉得哈扎布坐在他的故乡——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达布希勒图苏木的草地上唱这首《小黄马》。他还唱《四季》《老雁》等古老的民歌。牧区的早上,不光青草有香味,露水也有像白桦树一样的香味。白云在天边已经站好队。前面的云藏在地平线的杨树林里,后面的云还在山后等待。百灵鸟终于哈扎布展开歌喉,羊群从圈里走向草场。草原那么宽广,但羊还是迈着小脚,挤在一起走,咩声此起彼伏。哈扎布在自己家的毡房前唱起《小黄马》。一瞬间,草原比以往更广阔。羊群、云朵甚至大片的草场都搭上了哈扎布歌声的飞毯,向远处飞升。

《小黄马》唱了什么,竟如此神奇?它没唱金戈铁马,也没唱泰山黄河,只唱了牧马人眼里一匹小黄马是怎样的可爱。这是一首很小很小的歌,歌者把它放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歌唱,带动了四面回声。哈扎布唱小黄马近乎赞美自己的恋人,他的眼里空无一物,只有这匹马。除了长调,我不知哪种音乐样式以膜拜并欢喜的情感赞美一只动物。哈扎布在唱马的时候,唱出了蒙古人全部的生活。他的歌声真正称得起响遏行云,真假声并举,明亮与暗哑并存。哈扎布独自创造出一种节奏,疾徐开合全由他一人说了算。听这首《小黄马》如同云层变幻,一拨云追着另一拨云。云头在天空站立,继之瓦解为平川。光线从云间刺入,俄而浓云闭合。哈扎布声可裂帛,可穿云裂石,可让河水倒流。世上所有的歌者都随着旋律与节律向前走,哈扎布的歌声却有另一番景观,像花瓣在枝头摊开手掌,像小鸟绕着松树飞,似云朵在天空欲进又退。这是一团一团的歌,像云彩。他用他的嗓子给我们搭了一座浮桥,让我们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。在《小黄马》里,不止有马,还有马吃草的草场,有更远处的山峦与河流。好的歌曲,旋律的感染力一定大于歌词。演唱的感染力要远远超过旋律。

蒙古民族为什么要诞生一个哈扎布呢?他用歌声深刻细微地为我们描绘了蒙古,然后他远去了。这位高寿辞世的老人临终前几年说:“每当想到死,我心里就很高兴,像一个骑着马兴高采烈会情人的人”。哈扎布走了,我们还在他的歌声里转圈儿,像蜜蜂钻进一座琥珀穹顶的宫殿里飞不出来,不知道哈扎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他唱的每一个音符都像绸带在山坡上飘飞。唱着唱着,他走了。我看到牧区里苍茫伫立的马,特别是黄马的时候,觉得它们在想念哈扎布。草原空旷,让人、马、房子甚至山都显出孤单,小黄马的歌声停止后,人更加孤单。

## 诺恩吉雅

蒙古女人的名字多如繁星,人们偏记住了《诺恩吉雅》。这几个字像玉兰花瓣,漂在老哈河上。这个名字芳香地



漂过来,芳香地漂远。也许有一天,诺恩吉雅的名声会超过老哈河。河会断流、会改名,但没人能改诺恩吉雅的名字,就像没人能改这首歌。在我的家乡,祖先留下的很多美好的地名被改变了,后代遗忘了它们。

这是一首姑娘出嫁、想念故乡的民歌。多少年来,男人唱这首歌,女人唱这首歌,跟不出嫁没什么关系了。《诺恩吉雅》跟诺恩吉雅的父亲德木楚克道尔吉是宗曼王爷的弟弟无关,与诺恩吉雅嫁给东乌珠穆沁王爷的长子包德毕力格也无关。这首歌是敖汉民歌抑或奈曼民歌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们在歌中听到“老哈河长又长,岸边的骏马拖着缰。秉性温良的诺恩吉雅,出嫁到远方”。是的,这首歌的主题不是河,不是马,甚至不是诺恩吉雅,而是远方。远方对蒙古人来说是他们祖先去过的地方,是祖先让他们去的地方。远方没有路,砾石和沼泽等待着每一个冒犯它们的人,暴雨和骄阳是远方的宴席,铅灰色的浓云封闭了地平线。蒙古人和蒙古马没有家,远方才是他们的家。这首歌的旋律摇曳,像灯花一样摇曳。有如诉说家史,他们的家史在歌里。歌声记录的并非哪一个人的家史与谱系,它是民族史。歌声记录山的名字、河流的名字,还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民族的集体情感,譬如遥远,譬如悲伤,譬如对父母的爱,譬如马。许多人因此在《诺恩吉雅》这首歌里找到了回忆的出发点,这是讲述亲人与往昔的口气,是由目光描绘的有关故乡的图画。谁都知道这首歌悲伤,但情愿接受它的悲伤并把自己的悲伤加入。如今草场被破坏,羊群的毛绒里落满煤灰,草原和“草原”这两个字正在风干,它最终要去的地方只能是辞典。歌声让人愈加悲伤。

诺恩吉雅坐着牛车从敖汉旗老家嫁到了东乌珠穆沁草原,就像风把一颗草籽从南岸吹到北岸。它只是草原上无数草中的一株。诺恩吉雅万万没想到人们世世代代歌颂她,唱她的名字和她的故乡。这是怎么了?这首歌一共有36段歌词,以河水、大雁花朵比兴,回环往复。最后一句是一样的——“诺恩吉雅出嫁到了远方”。歌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反反复复歌唱呢?其中一定有一种可以叫作现代性或民族性的东西藏在旋律里。它像一株不起眼的草药,受伤的动物在荒野里找到它,咀嚼它,让创愈愈合。我们唱这首歌,是我们心里缺这首歌。唱的时候我们用耳朵捕捉到一个东西,把它补在心里的窟窿上。它是什么呢?我在歌词里找不到这个东西,也不知道旋律的哪一部分可以打心灵的补丁。但我的心知道,唱一遍,内心的凹地便平复了,注满了泉水。

被风吹到河流对岸的草籽,一定不是随便便长在什么地方,它要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。正像许多蒙古人在唱《诺恩吉雅》的时候会流下眼泪,他被神明打动。在流泪的背后,他身上的血液渐渐沸腾了,因为远方,因为蒙古语说出的“岸”,或者还有一些化学性的因素,那就说不清楚了。